

两生错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0908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09088>.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Character:	殷郊, 姬发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2 Completed: 2023-09-05 Words: 16,106 Chapters: 3/3

两生错

by [junshanyue1010](#)

Summary

又名：鰥夫姬发穿越异世抢媳妇之旅

预警：有亿点丧心病狂的病黑发

异世界帝王心术浓重且情绪稳定的武王

美丽纯善忧郁且柔弱（？）的双 郊（亡国公主罢了，个人xp，勿打）

有ntr情节啊哈哈哈哈哈哈

Summary：主世界殷郊死在伐商战场上，姬发见爱人死在自己面前两次，崩溃黑化，用某种异术收集了他的魂魄于玉瓶中温养着，但殷郊肉身已经灰飞烟灭，向他献法的妖道告诉他前往异世或许能得解，姬发此时一心想复活殷郊，加上修习异术有些扭曲了他的心境，于是不惜逆天改命，熬尽心血结阵，好在成功了，整个人穿越到武王伐纣刚结束的世界。只是这个世界里，武王与殷郊并不认识，武王虽然做过质子，但这里的殷郊一直被姜王后养在内宫，不曾去过质子营。殷郊作为前商太子，武王破商后被俘，押送往镐京准备杀之祭旗，而姬发正好掉落在他们的队伍附近，一路跟着来到了镐京城外。

原来的世界彼此命数已尽，而这里一切刚刚好，姬发欲将殷郊的魂魄塞进这里的殷郊身体，自己则做掉这里的武王取而代之。

虐身虐心，亡国公主郊被黑化爱犯病的鰥夫姬发和薄情但帝王力Max的武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故事。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Chapter 1

“快点走！别在这儿磨蹭！”

一记响亮的鞭子落在殷郊身上，本就破破烂烂的衣衫又裂开一道，露出的皮肤也被鞭得通红。

殷郊吭哧吭哧拖着手脚上沉重的镣铐，饥肠辘辘连走了多日，本就体力不支，经这一鞭子，整个人一踉跄，摇摇欲坠。

“快走！矫情什么，还当自己是太子呢？”

押送他的人语气烦躁，又一鞭子甩上，顿时皮开肉绽，殷郊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喂！你起——”

不等那人说完，队里的马突然受了惊，数十只蹄子四处乱踏，嘶鸣裂耳，一时间尘土飞扬，混乱不堪。

远处草丛里，一身玄袍的姬发看着这一切，掂了掂手里的马哨，露出一抹尽在掌握的笑。随后从怀中掏出一个面具戴上，朝骚乱处走去。

队伍里人仰马翻，装着财帛器物的车被掀倒，东西洒了一地，兵卒们手忙脚乱地一边驯马一边整理车辆，几个同样从朝歌来的犯人都缩在一旁躲避马蹄践踏。

殷郊扭伤了脚倒在地上起不来，被巨大的黑影罩住，抬头看马蹄就要落在他身上，可现下无人顾得上他，只好闭了眼等待被踩死，不想这致命的马蹄迟迟没有落下来。

再睁眼他躺在一个带着面具的陌生男人怀里，周围是安全的空地，他稳了稳心神，犹豫道：

“多谢。你是？”

那人面具下的双眼深不见底。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是来找你的就够了。”

殷郊不解，“你找我做什么？我一个将死之人。”

“不！”那人幽邃的眼突然晦暗，“我不会让你死的。”

话音刚落，周遭的骚动戛然而止，兵卒们纷纷跪倒在地，口呼“陛下”。

姬发抬头，天子仪仗驾临，为首之人朝服冕旒，神色淡漠威严，缓步近前，四下肃穆，莫敢仰面视君。

这个世界的他，更冷漠，更沉静，好一个帝王风范。姬发内心打量，复又不屑，这里的他，竟要置殷郊于死地，他怎么敢？

越想越怒意横生，姬发把人抱起来，朝武王直直走去，颇有些挑衅意味。

“请你放我下来。”

殷郊见形势微妙，小声对他说，姬发照做了，殷郊稳稳落地，朝武王浅行一礼。

“拜见武王。”

“怎么回事？”

武王淡淡扫了他和姬发一眼。

“方才马惊了，是这位义士救了我。陛下放心，我绝不是想逃，殷郊如今国破家亡，是这世上最多余的人，但求一死。”

殷郊敛眉低首，神容戚戚，武王视线在他身上停留审视许久，直到感受到殷郊身后一道同样灼热的目光，那人浑身散发着鬼魅之气，面具遮挡看不见神情，只有一双眼死死锁在殷郊身上，完全无视他这个天子，武王不悦，如今他是天下共主，哪里冒出来的野人敢如此不恭。

“你又是谁？为何遮遮掩掩不以真面目示人？”

“回武王，小人容貌丑陋，恐吓到旁人，故此佩戴面具。”

“孤的第一个问题呢？”

“陛下，此事与这位义士无关，请您不要为难他。”

殷郊竟在向他哀求！他从来都对殷郊百依百顺，什么时候要这样讲话？这里的姬发竟敢让他受这般委屈！

姬发咬牙压住心中怒火，朝武王不冷不热道：

“小人是朔方来的修仙者，路过此处，见殷郊殿下有难，特地搭救。”

武王瞥他一眼，不屑道，“你现在救了他又如何，他马上还是要被处死，何必多此一举。”
“他不能死！”一听到“死”字，姬发猛然对上武王的眼，在后者一瞬讶异后一字一句道，“小人有通晓过去未来之能，便是算出殷郊殿下命不可绝，才前来搭救。处死他，周必短命。”
如此暴言，在场之人哗然，武王身侧的侍从见状忙朝他大喝。

“大胆！你这妖道休要胡说！”

“呵，笑话，我大周国运，还能被他一个前商太子左右？”

武王怒极反笑，拂袖转身欲离去，旒珠叮当作响，甩下一句话。

“一并带回去，这妖人押入地牢！”

殷郊扭了脚，甫一迈步子，便痛得一声低呼，往后倒去，姬发眼疾手快接住他。

武王回头，上下扫视他一眼，便上前把人从姬发怀里捞过来打横抱起，转身扬长而去。

姬发跟在后面，两眼几乎能把武王洞穿。

殷郊以为武王要亲自把他送上祭台，不想一路竟进了武王上朝的宫殿。

武王放下他，自己走到了王座前，许久缓缓开口：

“新朝初定，本来应将你们这些前朝余孽减除干净，可若真如此，我大周与你们殷商何异？”

殷郊觉得可笑，“陛下使人押送我至此，不正是为了杀我？”

武王抚平衣上的褶皱，也不看他，淡淡道，“本来是这样想，但孤现在改变主意了。反正你的命已在孤手上，早取晚取又有何区别，现下留着你还有用。”

“陛下想要我做什么？”

“为国土安宁，孤近来分封天下，以拱卫王畿，你是前商太子，殷地封给你如何？”

武王抬眼去看他的反应，殷郊却摇了摇头，并无蒙获大赦的感激与欣喜。

“伤心之地，不堪回首，既然陛下免我一死，我斗胆再请一道恩赏，请您将我放归山林，了此残生。”

听了这话，武王如闻天方夜谭般觉得荒唐，步下台阶朝他走来，边走边打量他，眼里满是讥讽。

“呵，归隐山林？你半辈子娇生惯养，五谷不分，去深山老林喝风吗？你们殷商已经有两个冥顽不灵的饿死在首阳山了，怎么，你想效仿？”

殷郊不语，武王瞥他一眼接着道：

“既然不愿意回殷地，就留在宫里做个乐师吧。如今天下初定，孤正与孤的四弟商议拟定礼乐，听闻你精通琴技，礼乐之事有用得上你的地方。不论怎么说，你是前商太子，身为王族，为万民安定做些事也是应该的。”

不等他答应，武王又意味深长道：

“还有，再不愿活，也别想着寻死，你身后还有一群前商余孽，他们到时候要是打着你的旗号叛乱，恐怕又是血流漂杵啊……”

闻言殷郊再单纯也了然，武王不过想拿他做个人质，来牵制殷商残余势力，便如殷商从前使诸侯之子质于朝歌。殷郊内心长叹一声，国破家亡，他身似飘萍，哪里容得自己。

“殷郊遵命，只是，还有一事求陛下。”

“说。”

“那位义士，希望您……”

他已是命不由己，不能再牵连无辜。

武王爽朗一笑，“一个猖狂小道罢了，孤还不至于气量如此狭窄，他说的倒也不错，杀了你，孤不也成了殷寿这等残暴之人，如此我大周如何国祚绵长？孤待会儿会让人把他逐出宫去。”

殷郊舒了一口气。

“多谢陛下。”

武王命人将他安置在一处偏殿，小半月下来并无事发生，似乎忘了他这个人，这天傍晚却突然遣人传他侍宴。

“公子，陛下大宴群臣，传您前去抚琴助兴。”

宫人态度恭敬，说的话倒没有一丝可回绝的余地。他囚在深宫，如履薄冰，除了唯命是从，以期保住殷商旧部的性命，还能如何？便抱了张琴，随那宫人去赴宴。

“陛下。”

他颌首行礼。

他身份尴尬，一身白衣遗世独立，与周围斑斓华彩格格不入，众人见他不免一愣，宴饮之声戛停，大殿陷入微妙的寂静。

“来了？”武王只觑他一眼，便举杯向群臣，“如今四海安定，前商太子也归顺于孤麾下，愿为我大周效力。孤有今日，全仰诸位辅佐，孤敬诸位，再请殷郊殿下抚琴助兴如何？”

群臣起身与武王敬酒，殿内又欢腾起来。

“陛下想听什么曲子？”

殷郊自行找了角落，放好琴坐下。

“捡你拿手的来弹，只要与今日欢宴气氛合宜。”

母亲从小教他抚琴，为的是修身养性，后来母亲亡故，他亦时常弹奏思念亡母，从未把琴当作供人取乐之用。而此时由不得他，不能多想，他深呼吸，便上手揉弦，泻玉之声从指尖缓缓流淌。

一曲终了，殿内众人并不在意，皆自顾自欢声笑语，唯有王座上的武王直勾勾盯着他，那眼神似乎要剥开他的皮肉，深入到他的心里去把他看个分明。

他没理会，换了首曲子接着弹，弹到众人酒酣，弹到他的指尖被琴弦勒的生疼。

酒宴方歇，群臣拜别武王，武王放下酒樽，透过人影参差，望着角落里一袭白衣，道，“来人，送殷郊殿下回去吧。”

姬发趁着夜色摸到殷郊居处门前，虽然武王差人把他逐出宫，可这里毕竟是他自己家，每一块砖石都无比熟悉，他有一万个办法不动声色重新进来。

只是殷郊殿门前处处是守卫，饶是他也翻不进去，这里的武王倒是对殷郊上心，姬发心里暗讽，一边摘了面具，立时恢复昔日的帝王威仪，缓缓踱步到门口，宫人见他，忙惶恐下拜。

姬发就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屋子，关上门顺便把面具带好，殷郊正在擦琴弦，听见动静一回头看见他，又惊又喜。

“你怎么在这儿？武王不是放了你吗？还有你怎么进来的？”

殷郊拉过他，压低声音朝他一连串发问。

“我说过，我是来找你的，你还在这里，我怎么能走？”姬发抚上他光滑细腻的脸，掌心阵阵发痒，失而复得的满足感让他无比愉悦，望着殷郊满眼不解，朝他狡黠一笑，“至于怎么进来，我自有门道。”

“你找我到底要做什么？”

殷郊扣住他的手腕，那人仍痴迷地望着他。

“是上天指引我，你是我命中注定要守护之人，所以我就来了。”

“这……太荒谬了。”

从天而降一个奇怪的人，救了他，再出现还说这样的话，他要被接二连三的怪事绕晕了。

“你一个人在深宫，多孤独，我留在你身边陪你，不好吗？”

殷郊怔愣，他如今囚于深宫，心如死水，不过一具行尸走肉，他承认，他贪恋陪伴。

眼前人语气无比温柔，还带着些许哀求，殷郊既心软又心动，终是点了点头。

那人眼里一喜，抱住他，喃喃道，

“我绝不会再放开你。”

殷郊没有挣扎，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就当是上天送给他的一丝慰藉，就当是一场梦，他闭上眼，享受这片刻温暖。

良久，姬发把他抱起朝床边走去，听到他一声惊呼，温声解释道，“夜深了，你身体不好，要早些休息。”

被小心翼翼放到床上后，姬发又拉过一旁薄衾给他盖上，轻轻拍着哄人入睡。

不多时殷郊便昏昏欲睡，姬发把他脸上散乱的乌发拨开，看着那张美丽异常的面容，低声问，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杀你？”

殷郊耷拉着眼皮，声音黏糊糊的。

“宽恕我，就能安抚商人，使万民归心与他。”

“确实有，他就是这么虚伪”，姬发冷嘲，随后吻上他的眼睛，附在他耳边轻声说，“但还

有，杀了你，他，舍不得。”

一连数日，武王都传召殷郊为他抚琴，说是政务繁忙，听琴可静心安神。

殷郊手上扫弦，却心不在焉，满脑都是那人近来和他说的话。

“你难道不想重获自由吗？”

“我？自由？”殷郊顿了顿，微微苦笑，随后接着给琴调弦，“我这样的人，在这里了此残生便罢了，哪能奢求别的呢？”

“若我说，我能带你出去呢？”

“出去又能如何，我若一走了之，我的族人便活不成了”，殷郊拨了下宫弦，音高了些，还得再松一松。

“你现在还挂心你的族人，那些殷商旧部何时真正顾念过你，不过是想拿你当幌子，为他们自己出气。”

“我知道，可我毕竟是前商太子，我不能……”

不等他说完，那人捧起他弄弦的手，看着他的眼睛，有些激动。

“殷郊！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真的在乎你，我是真心想带你离开，离开这个让你不开心的鬼地方。我会带你去看五湖四海的美景，我们的足迹会留在每一处名山秀水。”

殷郊久久沉默。

那人长叹一声，认真道：

“我知道你很难做决定，可无论如何，我都会陪着你，你想留在这里，我就陪你一起被囚，你想离开，我拼尽全力也会带你远走高飞。”

他说的那样深情，殷郊不免动容，长这么大，除了早逝的母亲，他是第一个关心他的人。从朝歌到镐京，他的人生不过在两处深宫辗转，并没有什么分别，宫外的海阔天空，说他不向往，那是假的，被押送至镐京这一路，他头一次见到那么多山河美景，即便手脚被缚，也不妨碍心驰神往。

他，真的还能获得自由吗？

“铮——”手下弦音陡然变了调，上首闭目养神的武王闻声睁眼。

“怎么了？”

“陛下恕罪，是我弹错了。”

“你精通音律，从未错过，孤见你今日一进来便神情恍惚，可是有什么心事？”

殷郊略一思索，问道，“陛下，与我一同被押到镐京的那些人怎么样了？”

“原来是为这个”，武王一脸“我当是什么呢”的表情，抻了抻衣袖，道，“他们都是前商贵族，除了个别罪大恶极者不得不处置外，其余人都好好的，孤还有意起用他们，毕竟治理商人，还是得是你们自己。”

“谢陛下。”

“那倒不必”武王起身，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其实只要你安分，他们自然都会平安。”

又是这般软硬兼施的威胁，殷郊垂眸。

武王走到他近前，俯身勾起他的下巴，逼迫他仰面视君。

这亡国太子常年养在深宫，皮肤细白，五官昳丽，确有倾城之貌，眉目间还总有些许抹不掉的忧郁之色，更添风情，连向来不贪慕美色的武王都忍不住赞叹。

“如此形容，只是弹琴奏乐，岂不埋没了你。”

下一句话惊得殷郊下巴都要掉了。

“不如来侍奉孤。”

“陛下？”

武王饶有兴味地看他那双黝黑眸子里的惊惶，倏尔松开他，又转身绕回王座。

“孤不喜欢强迫，回去好好想一想。”

数日后。

已是深夜，殷郊正要熄了灯就寝，却有宫人进来禀告。

“公子，陛下传召。”

“知道了。”

宫人退下，殷郊望着跳动的烛焰，神情默然。

那天之后，武王再也没有召见他，现下突然深夜传召，他自是知晓其中深意。

姬发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去吧，自然要去，你不取得他的信任，怎么有机会离开这里。”

“我……”

那天归来，殷郊像他说了这事，他当时一点也不意外，反倒是殷郊惊讶于他的反应平淡。他二人这几日又时常促膝长谈，感情迅速升温，殷郊已经被他说服，愿意跟着他离开。

“为了达到目的，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

姬发暗中握紧了拳头，这话说给殷郊听，更是说给自己听。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回绝了便是，他又不能逼迫你，我们以后再另想办法。”

见他愁眉不展，姬发轻轻抚上他的眉睫，柔声道。

殷郊摇摇头，声音平静，“我去，一个残破之躯，我有什么好在乎的。”

说着殷郊便去了里间更衣，依旧是一身素白，只更宽松些，又去妆台取了支玉簪绾了个松垮垮的发髻，他晚间刚沐浴过，半干的一头秀发犹残留着皂荚香气，垂在前胸后背，倒像个慵懒仙人。

姬发盯着镜中人不施粉黛，却一身风流，媚骨天成的模样，快要盯出火来。

很好，一切都在自己预料之中，即使从前不相识，那个姬发果然也为殷郊神魂颠倒。

姬发躲在暗处，目送他随着宫人离开，轻轻摩挲腰间的玉瓶。

“反正他不是你。殷郊，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

武王寝宫灯火昏昏，殷郊站在地上朝闲倚在床榻边那人见礼。

“陛下。”

武王早换了睡袍，踩着慵懒的步子走到他跟前。

“都说灯下看美人，的确风情更甚。”

殷郊颌首浅笑，露出雪白纤长的后颈，白袍堪堪搭在肩头，顺着衣领往下，幽暗处春光无限。

“陛下伐商，并陈殷商数罪，中有一条说我父王贪淫美色。陛下既以为耻，今又何必如此？”

“你以为孤会像殷寿，被美色牵着鼻子走？”

武王神情一冷，掐住他脖颈，厉声告诫他：

“孤今は天下共主，如何行事，心里自然有数，你以为你是谁，就凭你，还乱不了孤的心。”

说着一把推开他，殷郊踉跄一下，将将站稳，便抬手拔了发间玉簪，一头乌发如瀑散开，玉簪掉落地面的叮当声过后，武王听见他说：

“那陛下请便吧。”

武王见状，眸色暗了几分，在殷郊的低声惊呼中把人扛过肩头便转身往床榻走去，随后将他重重摔在床上，墨发瞬间在锦褥上铺开。

武王吹了床边的烛台，一刹那满宫的灯火尽数熄灭，黑暗中寝殿寂静的连心跳声都听得见。纱幔被放下，锁住一床艳色，唯有月光浅浅透进来。

狂风骤雨般的吻向他袭来，衣服早被剥下丢在一旁，他闭上眼，静静承受君王雨露，月光落在他身上，更显肌肤莹润，武王自他肩头一一向下抚过，留下满掌滑腻酥麻的触感，行至下半身，掰开他的双腿投去灼灼目光。

却见两山之间，赫然一道幽邃的峡谷。

那是该长在女子身上的器官。

“你……”

武王惊愣。

“卑陋之身，惊扰陛下了。”

殷郊见他滞住，心中略一苦笑，起身披衣。

武王却猛地重新把他压回床上，强硬分开他的腿，伸手探入那隐秘之处，引起身下人一阵轻微战栗。不多时花露沾湿了武王的手，上位君主勾唇在他耳畔呵气：

“果然尤物。”

武王在这种事上和他的为人一样，霸道强横但并不粗暴，殷郊在他的掌控之下起起伏伏，如同暴风雨夜盛开的花，虽经摧残，却也实实在在得了滋润，开得更娇艳诱人。

一夜风流，被翻红浪。

再睁眼已是白天，殷郊试着翻身，身下如车轮碾过般，疼得他眉头一皱。

“醒了？”

低沉却饕足的声音自头顶传来，殷郊一撇头，见武王正坐在床边居高临下看着他。

“醒了就把这个喝了。”

武王端过放在床边小案上的一碗汤药给他。

“这是？”

甫一出声，殷郊被自己沙哑的嗓音下了一跳，昨夜武王精力太过充沛，折腾得他最后连喊都没了力气。

“避子的药，你这情况，很有可能受孕，孤自然不能让王嗣孕育在前朝太子的腹中。”

“哦。”

殷郊忍着痛支起身子，薄衾从身上滑落，露出爱痕斑驳的丰满肉体。

武王看得眼里一热，殷郊却已接过药一饮而尽。

“陛下，我可以走了吗？”

药汤虽苦涩，到底是液体，满满一碗喝下嗓子润了不少，殷郊抹了抹嘴角，朝武王小声询问。

武王收回目光，“嗯”了一声，站起身背对他。

殷郊掀开被子，见身下锦褥上血迹斑斑，怔愣一瞬，随后释然苦笑，拿起一旁的衣服边穿边下床，不想双腿酸软到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直直往前倒去。

武王忙回身接住他，殷郊正好惯在他怀里，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两人皆面上一红，短暂静默后，武王轻咳一声，道，

“孤命人抬步辇送你回去。”

在他居处前却了辇，宫人小心着扶他上了床榻，他刚一沾枕头，滔天困意便滚滚而来。

此时也不过清晨，而昨夜武王索求无度，闹到后半夜才将将睡下，他如今浑身酸痛，疲惫不堪，什么也顾不得，两眼一闭睡了过去。

姬发挪到他床边坐下，替他拨开糊在脸上的缕缕头发，他睡得并不安稳，眉头紧皱。

他俯身吻开他眉心的结，盛满柔情的眼里漫出疯狂与偏执。

“别怕，要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能得解脱了。”

Chapter 2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自那以后，武王频频召幸，一时圣眷正浓，宫里难免刮起闲言碎语，殷郊浑不在意，每日按部就班的抚琴、陪宴、侍寝，无论做什么，面上总是淡淡的，看不出情绪。

秋风乍起，凉气阵阵，殷郊方踏出浴池，迅速披上亵衣，刚欢好过，脖颈上犹残存着暧昧的红痕，未干的水珠附在上面，煞是诱人。

掀开帘幔，武王坐在寝殿另一侧，见他出来，摆手招呼他。

“过来。”

殷郊走到他身旁坐下，武王伸手把他揽进怀里，他把头伏在武王肩窝处，看起来倒像是做小伏低的脆弱恭顺模样。

武王面前几案上，立着一把巨大的雕弓，弯如新月，弦隐寒芒。

“这弓真好看。”

殷郊由衷赞叹。

“他们刚刚送来的，秋猎上天子用的弓。”

武王心情不错，摩挲着他头顶柔软的墨发向他解释。

秋猎。殷郊想起前几天那人跟他说的话。

“再过不久就是秋猎，这是个出宫的好机会，你要想办法让他肯带上你，这样我就能带你走。”

他看着那把弓，轻声开口：

“秋猎？好玩吗？”

武王微讶，随即又想到自己从前在朝歌做质子时，每年也会跟随王室围猎，却从未见殷郊出现过，想来他不曾去过。

“想去？”

武王低头看他，殷郊垂眸不语。

“不用来这一套”，武王失笑，“想去便带你去。”

“多谢陛下。”

武王勾起他的下巴，在那朱唇上印下一个浅吻，随后把脸埋在他发间陶醉般嗅闻。

“你身上好香。”

刚沐浴毕，殷郊浑身幽香阵阵，钻入武王鼻腔，惹得人又生绮思。

“陛下，不是刚……”

话还没说完，殷郊就被推倒在地，乌发绸缎般铺散，武王欺身而上，抽了他的衣带，在他脖颈间吮吻一阵，良久抬头喘着粗气与他对视，深邃的眸子染上意乱情迷。

“孤说了算。”

细密如雨点的吻再次袭来，殷郊闭上眼，环住身上人的肩颈迎合，任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将他吞噬。

镐京城北天子猎场，山水壮阔，广袤无垠。

只是深秋时节，旷野寒风习习，殷郊拢了拢身上锦裘。

隆隆马蹄声自远而近，放眼望去，天子携群臣满载而归，马踏飞尘，威风赳赳。

武王收紧缰绳朝他走来，殷郊望着，眼里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向往。

“上来试试？”

雪龙驹在他身前停下，武王朝他伸出手。

殷郊点点头，轻轻把手搭在他的掌心，武王握紧他用力一拽，顿时衣袂翻飞，下一刻，他已经稳当当跨在马上，靠在武王怀里。

“会骑马吗？”

“年少学过，我父王不喜我舞刀弄枪，早已荒废了。”

殷郊低声回答，言语中有些失落。

“无妨，有孤在，你不用会这些。”

武王搂住他，两腿一夹马腹，雪龙驹唰一下飞奔出去。

疾风凌厉，殷郊面无表情，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马跑了一阵，停在一处丛林前，细看之下，一棵树下卧着只小梅花鹿。

“做你第一个战利品，如何？”

说着武王竖起弓，取了支箭，手把手教他搭箭拉弦，对准那只小鹿。

箭在弦上，殷郊却突然松了手，摇摇头道，“算了，它那么小，很可怜。”

物伤其类，他如今与这鹿又有什么分别？

武王无奈一笑，也由他，旋即收了弓，殷郊盯着那鹿一会儿，突然回过头，带着些许焦急。

“它好像受伤了。”

殷郊动作急促，武王没来得及躲闪，殷郊的嘴唇就堪堪从他唇角擦过。

武王怔然，唇上犹残留丝丝麻麻的触感，回过神时，殷郊已转了身，眉头微皱看着那小鹿。

“那下去看看吧”，他声音低哑。

随即他抱着人下了马，甫一落地，殷郊便轻手轻脚朝小鹿走去。

到了近前蹲下，那小鹿并不怕人，或许也是没力气躲，殷郊仔细查看，果然见它一只后腿被荆棘扎伤，鲜血汩汩的流，他摸了摸毛茸茸的鹿头安抚，小心翼翼替它清理掉伤口上的刺，随后撕下一角衣袖给它包扎上。

武王在一旁静静观望这一切，血止住了，小鹿蹭了蹭他的掌心以示亲昵，殷郊粲然一笑。这一笑乱了他的心弦，他第一次见殷郊这样真心的笑，明明纯粹又良善，却似有摄人心魂的魔力。

丛林里的风从他脸上刮过，带来阵阵树林的香气，他有些恼，这人怎么从来不在他面前这般笑呢？

“回去吧，孤还有事要处理。”

“现在？”

殷郊回头看他，眼里有淡淡不舍。

他近来也太纵容他了，他是天子，任何人都该对他的话说一不二才是。心里这么想着，话到了嘴边却是：

“那你自己在附近玩一会儿，知道回去的路吗？”

殷郊点点头，眸中聚集起些许光彩。

见此，他竟无意间舒心一笑。

武王骑上雪龙驹走了，殷郊目送他远去，眼神逐渐变得冷静。

他辨认了一番方位，朝着与那人约定好的地点走去。

“营地往东走有一大片青草地，对面是岐山，附近有一条小溪，你找到溪水后顺着水流往下走，到河道第三个拐弯处等我。”

他行色匆匆，满心期待。

姬发登上一处阜地，望见远处坐在溪边安静等他的殷郊。

果然，每一个殷郊都那么单纯。

对不起了，为了让他回来，只好……

姬发摘下面具，决绝转身往营地走，路过一个侍从，见他连忙下拜。

“你去把雪龙驹牵到溪水边上去，孤和殷郊殿下要在那边赏景。”

“是。”

说完姬发便走开了，那侍从头一回被天子亲自吩咐做事，以为终于受了赏识，欣喜不已，也没想那么多，急忙就往王帐赶去牵马。

到了马棚，刚要解下缰绳，却听见身后冷厉一声质问：

“你在干什么？”

他吓得回头，定睛一看竟是武王走来，神色冰冷，有几分愠怒。

“陛下！”，他慌了神，匍匐下拜，稳了稳又觉疑惑，道，“不是陛下让小人来牵马，说要与殷郊殿下在溪水边赏景？”

“你说什么？”

武王怒极，拔了腰间的剑上前抵住他脖子。

“陛下恕罪！”那人怕极了，连连为自己解释，“小人方才在那边真的看见是陛下——啊，可能是有人冒充陛下，对！衣服不一样，陛下恕罪，是小人眼拙，没认出来陛下，陛下恕罪！”

武王闻言收了剑，脸上怒火不减反增，眼里寒冰似要将人生生冻死，朝地上的人低喝一声，“滚！”，随后一把牵过马飞身跨上去，扬起马鞭朝溪水方向疾驰而去。

马蹄声夹杂着脚步声在他身后响起，殷郊以为所等之人来了，喜出望外的站起来转身。却见武王牵着雪龙驹，冷冷地看着他。

眼中的光彩瞬间消散无余。

“陛下。”

“怎么，让你失望了？”

武王牵马走到他跟前，冷嘲热讽道。

“陛下怎么来此？”殷郊勉力一笑。

“孤怎么来此？”武王怒极反笑，“孤不是要和你在溪边赏景吗？你说孤怎么在此？”

殷郊蓦然睁大双眼，心中大乱，僵在原地。

“孤要是再不来，你和你的奸夫就要远走高飞了吧？”武王剜他一眼，继续冷嘲，“可惜他是个懦夫，不仅没来赴约，反而向孤透露了一切。”

殷郊闻言如遭雷劈，失去重心瘫在地上。

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给我希望又抛弃我？

武王却死死扯住他的衣领像提一只木偶把他提起来，愤恨道，“孤怜惜你，对你好，三令五申只要你安分，保你和族人一生荣华富贵，结果就是为了让你背叛的？”

“不是喜欢跑吗？孤今天让你跑个够！”

武王粗暴地把他摔在马背上，随后自己也翻身上马，撕开他的衣服下摆，对准那处幽径强硬挤进去。

痛，殷郊紧紧抓握衣袖，可身上再痛也抵不上心里的痛，他的心被撕开了一个大窟窿，深秋的寒风灌进来，痛得四肢百骸都要抽离他而去。

他被死死按着伏在马背上，动弹不得，实际上他也无心再去反抗，武王狠踹一下马腹，马儿奔腾起来，他在剧烈的起伏中被暴力地进出掠夺，疼晕过去，又在下一次颠簸中被震醒，马儿不知道跑了多少里，这酷刑反反复复，没个尽头。

日头西垂，马终于停了下来，武王下马，把他也扯到地上，撕扯他身上七零八落的衣服，欲要再进行一番蹂躏。

远处密林里，姬发看着纠缠在一起的两人，晦暗的眸子里闪烁着微暗的火，他轻轻摩挲腰间的玉瓶，声音病态如鬼魅。

“殷郊，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很快就能回到我身边。”

他眸色一凛，拉开弓弦，对准武王。

这个世界，只能有一个天子，一个姬发，那就是他，只能是他。

殷郊躺在地上头歪向一边，眼里失了光采，无意间瞥见丛林中站着的那人，心神一震，随后见一支箭矢朝武王直直射来。

来不及多想，他用尽全力把身上的人推开一边。

“小心！”

他自己却没躲过，那箭射中他肩头，痛得他重新倒在地上。

武王震惊，回身往箭来的方向看去，却没见任何异常。

姬发躲在树后，扔了弓矢，一身慌乱，两眼难以置信的要瞪出来，冷汗如雨下。

他本来是想在野外杀了这里的武王，好顺理成章取而代之，然后把殷郊的魂魄移入这里殷郊的躯体。明明他的计划那么完美，每一步都不曾有差池，为什么，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这里的殷郊要替他挡下那一箭！

不对，不对，他不能半途而废，他应该趁机再来一箭杀了那个武王，对，他要杀了他，这样殷郊就能回来，他伸手去够弓矢，两手却颤抖的怎么也握不住。

这头武王扑到殷郊身上去查看他的情况，那箭上涂了剧毒，眨眼的功夫，他已脸色苍白，嘴唇乌紫。

他感觉中箭的是自己的心，他把人抱在怀里，痛苦的问：

“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要逃走吗？为什么还要挡箭？”

“因为你，是……无辜的……”

殷郊声音虚弱，将将说了半句便昏死过去。

他觉得自己的心火急火燎，烧出一个空洞来，痛不欲生。

他迅速锁住殷郊全身经脉，小心拔掉箭，俯身过去把毒血吸出来。一时顾不得想是什么人要刺王杀驾，也无视身后或许还有潜在的危险，抱着人蹬上马便疾驰而去，却没有往营地，而是直接朝着宫城方向。

殷郊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微弱，脆弱得好似一碰就要碎了。

“他怎么样？”

武王坐在床头握着人的手，面色阴沉。

跪在地上为首的御医擦了擦额头的汗。

“回陛下，殷郊殿下中的毒甚是诡异，臣以前从未见过，所幸伤不在要害，臣已用尽灵药，应该还能抗一段时间，臣会尽全力配制解药，至于能否成功，全在天意了。”

武王起身，指着跪了一地的御医，激动得手指发颤，胸口剧烈起伏，厉声道：

“不管用什么方法，给孤治好他，不惜一切代价，懂了没有？”

“是、是！”

武王给他吸出毒血，也中了微量的毒，这会儿气血上涌，毒素发作，摇摇晃晃也晕倒过去。

“陛下！陛下！快来人，扶陛下去休息！”

夜里一个黑影来到殷郊床前，姬发掏出一粒丸药，喂到他嘴里。

“对不起。”

他捧着沉睡的人几无生气的脸，滴滴泪珠落在他眉睫。

“你相信我，你会理解我的，我不能没有殷郊，我已经赌上所有了。”

第二天清晨，殷郊面色红润了许多，御医来把脉，说已无大碍，过不了几天就会能转醒。

武王每日一处理完政事便赶来看他，寸步不离守在床前，喂药，换绷带，凡事亲力亲为，几日来他食不下咽，心里乱得像有团麻丝丝缕缕把他缠紧，连喘息都牵连着疼，把人抱在怀里时又觉得无比安心，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是感激他不计前嫌救了自己？不对，一路走来他感激的人可多，但不是这样的感觉。

难道是心动？他细细回想他们这些时日的点点滴滴，或许从他见到他的第一眼，他的心就乱了。在镐京城外，一身伤痕的殷商太子，即使沦为阶下囚，也保持着高傲倔强，他的直觉告诉他不能杀他，抱着人回宫想了一路冠冕堂皇的理由，各种威逼利诱迫使人服从。他脆弱的躺在自己怀里时，他忍着屈辱抚琴时，眼神总是冷淡无波，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可他情动时肌肤的绯红，饱含情欲的喘息，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他流连忘返，欲罢不能。再后来他们时常抵死缠绵，在彼此内心的隔阂中，肉体却连接的那么紧密，仿佛这样就能忘掉一切，只盼共赴巫山云雨，不辜负撩人春色。他总是不自觉盯着他看，只要他在身边，就莫名觉得身心舒畅，他不忍拒绝他想做的，却不愿他离开自己……

堂堂武王，永远冷静沉着，可是遇见他后他总是破例做些不理智的事，不忍杀他，把人强留在身边，又为他受伤慌乱至此。是他先动了心，却每每压制自己的真实情感，做出许多伤害他的事。

“唔……”

殷郊呢喃一声，缓缓睁开了眼。

他睡了好久，久到以为自己再也醒不来，试着活动一下脖颈，看见武王坐在床头。

“你醒了。”

武王声音平静，方才眼中翻涌上来的情绪也顿时冷却。

他不语，脸上也毫无表情，就像看不见他一样。良久支起身子，武王从一旁端过药碗，本想喂他，他却一把接过仰头喝尽。

两人相对无言，都没有提那天的事。

殷郊昏迷的时候，他想，等他醒来，一定要向他问个清楚，至少要敢于表达自己的心意，可如今人坐在眼前，却对他淡漠疏离至此，他什么也说不出口。

一阵沉寂后，他道，“你醒了就回你的住处吧，这里……”

殷郊这才发现他在武王寝宫，于是话还没听他说完，便掀了被子下床，好像就等着他这句话，赤着脚便往外走，武王伸手想拦，却被直接无视，他抬了抬手指，最终还是放下，由着人离开。

他的身体还是虚弱，逐渐入冬，武王命人在他居处烧足了炭火，又给他置办厚被褥，各样御寒裘衣，进补的汤食流水般日日送来，自己却鲜少踏足来打扰他。

殷郊修养了近两个月，终于痊愈。

午后，武王来看他，顺便和他一同用膳。

宫人陆续上了几道菜便退下，把空间留给二人，二人也并不语，只寂然各吃各的。

没吃几口，殷郊突然放下碗，猛烈干呕起来。

“你怎么了？”武王抬眼觑他。

“无事，近来一直如此，缓过去便好。”

武王盯着他，心里闪过一个疑影，猛拽过他的手腕，问道，“那一次是不是，事后没有服药？”

殷郊一怔，掐算了下日子，也明了几分，叹道，“是”。

“那就是了”，武王放下他的手，“如此，再喝一碗药落掉便是。”

“嗯。”

殷郊面无表情。

落胎的药没多久便熬好了送来，殷郊看着案上盛着褐色药汤的玉碗，想也没想端起碗欲一饮而尽。

碗至嘴边，对面的武王突然伸过来推开他的手，药碗被拂落，轱辘轱辘滚到地上，药汤洒的到处都是。

殷郊一手撑地瘫坐，脸上仍旧无喜无悲，武王起身过去把他捞入怀中打横抱起，回了天子寝殿。

武王把他放在床上，力道虽大，动作却极其温柔，殷郊抬眼，看见他竟然一脸气愤。

“你为什么急着要喝？就这么不想留下他？”

听他厚颜无耻、倒打一耙的质问，殷郊恼怒加震惊到说不出话，却又感到心累，懒得理他，把头撇过一边。

两人无言一阵，武王自觉冲动，也冷静下来，带着一丝哀求道：

“把孩子生下来吧。”

“然后去母留子，对吗？”殷郊冷眼看他。

“你说什么？”

武王又委屈又恼，他就这般想他？

“我一个前朝余孽，哪里配做王嗣的生母，陛下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殷郊讽然一笑，又接着对他一通嘲讽。

“陛下嫔御三千，这么多年却一直无子，心急得很吧，好不容易有一个，杀了多造孽。不如杀了我，给王嗣换一个出身高贵的母亲，多划算。哦，不对，还要拿我牵制殷商旧部呢，怎么能这么便宜就死了，接下来是贬我为奴呢，还是继续让我弹琴陪睡呢？”

“我什么时候嫔御三千，我又什么时候着急……”武王下意识和他解释这些，说一半反应过来觉得不妥，又被他这一连串的话扎中了心，停下来叹了口气，道：

“好好安胎，等孩子生下来，封你做王后。”

“你说完了吗？”

殷郊翻了个身背对他，不耐烦甩下一句话。

武王滞住，沉默许久，轻声说了句，“你好好休息”，便落寞离开。

武王走了没多久，一个黑色人影出现在门口，朝他缓慢踱来。

殷郊仰躺在床上余光瞥见，也不回头，冷冷道：

“你还来干什么？”

那人在床前停下，深深望着他。

“对不起，可是我必须这么做，为了殷郊。”

殷郊听着这颠三倒四的话甚是奇怪，转头疑惑地瞅他。

那人从腰间解下一个玉瓶，俯身缓缓放在床头案上，随后回身站好对着他，除下了面具。

殷郊震惊地蓦得睁大了双眼。

Chapter End Notes

武王哥：捡来的媳妇好善良，心动了，还有了我们的宝宝，我要让他做王后，他会开心吧，可是他为什么就不服软呢☹

郊郊：去你丫的☹☹☹

发哥：我要摊牌开大，复活吧我的爱人

哎我发现我写的这些个狗东西里面我女崽老是在野外，太野蛮了吧☹☹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预警：开个车（分手炮罢了）

唉，我这个人，果然纯爱不了一点

有HE、BE两个结局

殷郊远离尘嚣，退隐山林开始新生活。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我女郊郊怎么不算一款西周山鬼呢？

姬发说起他们少年相识，相互扶持，到坦露爱意，并肩作战，再到生离死别，天人永隔。随后又坦白了他的所有计划，眼神从神往、痴迷逐渐过渡到病态、疯狂。

殷郊平静地听姬发讲完一切。

他倒是羡慕异世里的殷郊能够舞刀弄枪，那里的母亲也陪伴了他很久，不像他，母亲早逝，自己还因为身体特殊被囚于深宫。

可惜啊，每个殷郊都要被亲生父亲厌恶，都要被一个叫姬发的疯子缠上，哦，他是被两个。

所以呢？

同样是殷郊，异世的殷郊至少能轰轰烈烈的活一回，有掌控自己生死的权利。

而他，凭什么他就该被周武王威胁折辱，在权力的夹缝里压抑到窒息，凭什么他就该被来自异世口口声声说以殷郊为毕生挚爱的姬发当成一具容器，随意剥离灵魂？

他笑了，笑得灿烂，笑得讽刺。

不可笑吗？他的身体竟不属于他，一个两个都抢着要，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

“所以我死了也并无所谓对吗？”

姬发两手按住他的肩膀，痴狂的眸子定定看着他。

“不，我已经找到了万全之策，你不会死，他也能活，你们的魂魄可以融为一体，反正你们是一个人。”

“一个人？你说的话自己信吗？”

殷郊狠狠推开他，冷眼瞧他，一字一句傲然道：

“我告诉你，殷郊就是殷郊，绝不和别人分享身体，你就是去一万个异世，找一万个殷郊，答案也是如此！”

说罢他迅速抓起一旁玉瓶，毫不留情往远处地上扔了出去。

“不！！！”

姬发目眦欲裂，绝望痛苦地嘶哑惨叫。

玉瓶碎了一地，淡淡金芒从碎片里散发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凭什么！你把殷郊还给我！还给我！”

姬发彻底疯狂，狠狠掐住他的脖子，他感到窒息，却仍不屑地望着他冷笑。

“你放开他！”

武王突然赶来，把姬发推倒地上，抱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

“对不起，我来晚了。”

姬发来了以后不久，武王想着他和殷郊不能再这么冷战彼此消耗下去，便折返回去，要和他说清楚。结果门口的宫人见到他一脸惊悚，道陛下不是才进去吗？他也愣住了，而后依稀听见里头有说话声，觉得蹊跷，倚在门后听清了二人谈话始末。

天下居然有如此离奇之事，可当看到那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想到这个姬发自述的经历，竟有些理解了，若易地而处，说不定他也会做出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

姬发爬到碎片处，伸手去抓那金芒，却什么也没抓住。

“不、不，殷郊，不……”

他红了眼圈，绝望地呢喃。

下一刻白光一闪，一道模糊透明的身影蹲在他面前。

“姬发，放下执念，离开吧。”

姬发抬头，“殷郊”满目忧伤地凝望着他。

“不，殷郊，我一定要让你回到我身边，来，乖，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好不好，我现在就去杀了这里的姬发，然后我们就能重新在一起了。”

“殷郊”见状，叹了口气，道：

“姬发，我是太岁星君的命格，肉身泯灭后，魂魄尽数归位于天庭，你这玉瓶中，哪里是我的魂魄，只不过是你的丝丝执念罢了。”

“你说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殷郊，你骗我。”

姬发愣了下，奇怪地觑他一眼，摇摇头故作镇定笑着反驳他。

“殷郊”亦摇了摇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姬发怔住，随后仰天大笑，笑到快喘不上气时突然停下，声音茫然又飘忽道：

“可是殷郊，我耗尽了所有寿数才来到这里，那世上再无你我的位置，我回不去了。”

他突然痛哭流涕，如稚子般蜷缩成一团，被恐惧与绝望紧紧缠绕。

“殷郊，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变成这里一个多余的野鬼，再也见不到你了。”

“殷郊”上前抱住他，向他坦言：

“姬发，现在你眼前的我，是我向师尊广成子求来的一缕仙法，并你这瓶中的执念所化。我此来，就是接你回去的。”

姬发迷茫地望着他，而后苦笑一声，闭上眼凄然道：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痛苦。”

“走吧，姬发，我们永远在一起。”

“殷郊”朝他伸出手，柔声道。

姬发痴痴与他对视，把手放在他掌心，眼里的疯狂与悲痛慢慢被安静祥和取代。

又一道白光闪过，二人不见了踪影。

武王目睹这一切，惊诧又怅惘，他哑然，只搂紧殷郊，眼里浮上浓重的忧惧。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命运的失落却已无可挽回。

似被巨浪掀起又重重落下，所有延宕的纠葛不清的苦涩与痛楚都在没入洪波那一瞬一哄而上，裹挟着跳动不安的心回到鸿蒙未启时的混沌沉寂。

殷郊感到疲惫不堪，好像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被抽走，他眼前一黑，昏倒过去。

夜里武王做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梦，梦里异世姬发的记忆排山倒海而来，那里的姬发和殷郊过往种种走马观花般在他眼前闪现。他羡慕异世的二人青梅竹马，却在看着殷郊被押上刑场时沉下了心，下一瞬殷郊的头颅被斩落。

他猛然惊醒，看见人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突然觉得自己幸运无比，至少他的殷郊还活着，只要他活着，怎样都好，哪怕他再也不原谅自己。

他把人拥在怀里，喃喃道：

“你会离开我吗？”

怀中人平静地睁开双眼，黑暗中那幽亮的眸子淡漠无波。

第二年暮夏，太子诵出生。

午后日光炎热，熏得人懒待多动一下，殷郊遣了宫人们自去避暑，寝室内安静的很，雪白的冰块卧在鼎里静悄悄融化，徐徐冒着白气。

他把孩子放回摇篮哄睡，将敞开的衣服重新穿好。

武王在一旁看着他忙碌，几次想上手帮忙都被直接无视。

刚喂完奶，胸口还残留着点点奶渍，打湿了衣服贴在身上有点难受，殷郊便又解了衣服寻思换一身，武王见状忙贴过去，柔声道，“我帮你。”

殷郊推开他，径自走到屏风后面更衣，冷冷甩下一句：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武王僵住，回神后缓缓垂下手臂，叹了口气。

这一年里他无事便来缠着殷郊，可殷郊总也不待见他，殷郊被他缠得嫌烦，每每直接甩脸

子，直到他松口答应了殷郊一个让他痛不欲生的要求，两人关系才稍微缓和一些，却也不过是从冷眼相待到勉强能说几句话。

“你讨厌我便罢了，可你真能舍得了诵儿吗？他那么小。”

他又试图用母子情挽留他。

“你不是他爹吗？不能照顾？再说你儿子是太子，金尊玉贵的，有的是人伺候，委屈不了他。”

殷郊从屏风后走出来，这时节暑气未散，他换的是一身轻薄纱衣，领口也大敞着。

武王咽了咽口水，喉结上下滚动，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反驳。

殷郊上了榻，背对着他躺下，然后开始赶人。

“你走吧，我要睡一会儿。”

“我看着你睡。”

“不要，你别过来，热。”

殷郊闭上眼，没再理他。

武王无奈，望着摇篮里小小一团的孩子，心里祈祷着时间过得慢一些。

冬去春来，孩子终于还是到了断奶的时候，未来的天子打小就坚毅过人，这个过程并不漫长，没怎么熬殷郊，但武王却很痛苦。

因为他答应了殷郊，孩子断奶后，就送他离开，归隐山林。

这已经是武王千方百计哀求来的最后期限，殷郊打点了行李，明天一早就动身。

即将离开囚笼，殷郊心情难得不错，好模好样地和武王一同用了晚膳，又去看了一会儿孩子，跟宫人仔细嘱咐过以后要如何照顾太子，便早早洗了漱躺下。

武王把孩子抱给宫人，又将人都遣散，也在殷郊身边躺下，从背后搂住人。

灼热的鼻息喷在殷郊颈间，情色意味不言而喻，他没有拒绝。

武王一喜，把人翻过来仰躺，从他的脸庞开始细密温柔的吻，殷郊哼唧一声，难得配合。

他衔住那微张的朱唇，轻轻吮咬，用舌尖仔细勾勒唇瓣的形状，吮得唇色娇艳欲滴后，又撬开贝齿，含住他软嫩的舌，与他交换津液，分开时，牵起一条细长的银丝。

殷郊被唤醒了情欲，仰着头喘息，饱满的胸膛上下起伏，武王扯开他的衣带，那对胸乳就敞在他眼前。

孩子刚断奶，他的乳汁却还没完全停止分泌，这会儿存货犹不少，胸口饱胀，高高隆起。

武王抚上那处，圆润的形状与他手掌完美贴合，绵软的触感自掌心荡漾开，他忍不住握了一下，身下人瞳孔一颤，武王知道他这反应就是舒服，于是另一只手也摸上，双手在两边轻重缓急的揉捏，平时拉弓射箭的手做起这种事来力道掌控的很好，弄得殷郊瘫软了身体，呼吸越来越急促。

他玩弄了一会儿恋恋不舍的松开，一路向下抚摸他平坦的小腹，因他给人照顾得仔细，生了孩子后这里恢复的很好，平滑紧致，看不出生产过的迹象。他低头去亲吻那里，殷郊痒得腰间紧绷，欲火也忍到了极限，不耐烦得扭动。

武王怕人恼，逐渐步入正题，手探下去，腿间早已泛滥成灾，把亵裤都湿得黏黏糊糊。他迅速褪下彼此全身的衣服扔在一边，把他双腿分开两边支起，手覆上他的穴抚摸，感受翕张的穴口一边吐水一边亲吻他的手掌，殷郊等不及，脸涨得通红，自己夹着他的手磨蹭，没几下便去了，汁液喷洒了武王满手，顺着指缝漏下来。

这样的高潮没带来纾解，反而在一瞬的快乐后步入难耐的空虚，殷郊眉头一皱，哑着嗓子道：

“你不行就滚下去。”

激将法对于武王还是蛮适用的，他挪开了手，俯身就着潮液的润滑毫不费力地整根没入，在殷郊舒爽地喊叫声中把接了满手的淫液扣在他一边胸乳上，晶莹粘稠在平滑圆润的乳肉间四处流淌，挺立的乳尖像被大雨冲刷后的山樱桃，娇艳得叫人食指大动。

武王含住那颗湿淋淋的朱果啧啧吮吸，身下也开始耸动，两处刺激带给他丝丝麻麻的快意，殷郊从喉间喘出几声细碎的吟哦。

戳弄几下后，武王找到他穴道里最敏感那一点，试探着浅浅触碰一下，那人果然全身一颤，于是复又发力撞击一下，花穴剧烈抽搐，媚肉死死咬着他，武王被他绞得头皮发麻，

喘着粗气朝那一点反复狠顶。

这大概太过了，殷郊被顶弄得连连喘叫，一波又一波快感如春江潮水，没过他的头顶，爽到不能呼吸，身下的绸缎褥面都要叫他抓破了。

武王感受到他胸口的抖动，猛一吸，甘甜的乳汁喷射进他的嘴里。

“好甜”，他哑声说，随后又埋头吮吸起来，奶水源源不断的流出，他舌尖在乳孔处来回搔过，把甘甜都卷入自己口中，随着他的动作，底下那口穴也被刺激得水流不停，殷郊的身体像被凿了两处泉眼，喷涌着旺盛的情欲。

殷郊觉得羞愤欲死，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没什么多余的感觉，怎么被他一吸就成这个样子。

良久乳汁被喝尽，他两眼失神，在武王松开他乳头那一刻达到了高潮。

那根东西犹含在他软嫩湿滑的穴里硬着，被淋漓的潮液一浇灌，开始激烈地抽动。

浓精射进穴道后，殷郊稍喘息了下，等武王刚从他体内抽出，便推开人挣扎着要爬下床。

武王却从背后欺身而上，圈住他的腰就着他爬行的姿势再一次贯穿。

“啊——”

殷郊被插得仰头哀叫，浑身一软跪趴在床上。

这姿势虽爽极，但还是野蛮羞耻了些，武王怕他生气，只抽动几次，便把人抱到怀里，细细舔吻他的脖颈安抚。

殷郊慢慢缓过来，武王保持着二人相连的姿势把人从怀里转了一圈，让他正对着自己，又把他双腿盘在自己腰上。这样一来殷郊稳稳的跨坐在他身上，使得他插入的更深。

他双手扶住殷郊的腰，缓缓挺动，殷郊受不住，伏在他肩头，连喊的力气都没有。

这个姿势弄了一会儿，武王又思索出别的花样，把人重新推倒在床上，拔出硬物，埋头在他腿间，舔上那口红艳的穴。

灵巧的舌像条小蛇，钻入穴道四处舔吮，甘露般的花液被他舔走饮下。殷郊被这种玩法骇住，又爽出天际，发出猫一样的淫叫，不自觉挺身往他脸上送，双腿死死夹住他的脑袋，泥泞不堪的阴部糊了他满脸，他觉得自己要么被殷郊夹死，要么被他的穴水淹死。若真死在这里，倒好，他想。

武王起身，眉睫上都挂着晶亮的淫液，他紧紧搂住因情动而全身绯红的人，再一次将硬挺送入那口销魂窟。

两人在床榻上翻滚，被褥皱成一团，帘幔被剧烈动作带动着晃动如波浪，仿佛要把一生的情欲都在今夜释放，用交织的喘息缓解残破之心的阵痛，用交缠的躯体捂热名为别离的彻骨之寒。武王忘情的吻过殷郊身体的每一处，似是打下烙印，力图把片刻春宵焕发出山崩地裂般的极乐。他不愿留下遗憾，欢娱只在今夕，从明日起就要心字成灰，爱欲干涸，至少要让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夜，忘不了他这个人。

最后一次后入式浇灌在他体内后，武王从他臀缝间缓缓抽离，精水混着淫液顺着被插得淫靡外翻的穴淅淅沥沥地流下，滴在褥子上洇湿一小片。殷郊卸了力，趴在枕上放空平复，一头墨发撩在一边垂到床下。月光落在他微微起伏的脊背上，照得满身爱痕愈发暧昧。

等喘息渐渐平歇，他支起身子，两腿打着颤儿下床，想去清理，武王抱住他。

“太晚了，先睡吧。”

殷郊不悦，打他一下，可实在没有力气，打这一下倒像是撒娇。

“我要沐浴。”

“我带你去。”

武王拗不过他，叹了口气，认命般抱着人往浴池去。

这些时日，他时常缠着他求欢，殷郊因为生产旷了许久，身子敏感的很，乐得享受，倒也不拒绝，只是事后必然要做好避孕。武王每每见他汤药一碗碗的喝，眼神幽怨。

殷郊却凉凉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再生一个孩子拖住殷郊的计策落败。

他想再做最后一搏，把殷郊伺候舒坦了，或许人就不舍得离开，于是这一夜极尽为人夫之能。没想到殷郊腿软到站都站不稳，也要爬起来去清理。

从浴池回来后已经寅时了，殷郊早已沉沉睡去，而他躺在床上，看着佳人在侧，毫无睡意。

翌日一早，武王送殷郊出城，两人一路无言。
到了城门口，殷郊对上那两只快要长在他身上的眼睛，犹豫了下，轻声道：
“好好待诵儿。”
随后转身就要迈步离开。
武王从背后紧紧搂住他，头埋在他肩颈，声音哽咽又小心翼翼：
“一定要走吗？”
殷郊冷冷道：
“那你想看我死在你眼前？”
武王一怔，终是放了手。
太阳缓缓升起，殷郊迎着日光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
决绝身影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远处青山隐隐。

隔年，武王驾崩，普天同哀。

王幾附近有座山，林木繁盛，风景秀丽，是个宝地，常有上山樵采的人，只是山路崎岖弯绕，与外界难以连通，故一直以来无人留居。可最近一年，来往上山的人却互相传这山里来了位仙人。
这轶闻传得绘声绘色，有人说那仙人是灵鹿所化，穿一身白袍，系女萝，佩兰芷，冠杜若，以浆果为食，渴饮晨露。还有人说见过那仙人在溪水里洗头，浓密乌黑的长发像缎子一样光洁，仙人远远瞧见他，也不恼他冒犯，是个好相与的仙人。
晨曦从林间升起，“仙人”殷郊挎着一篮子野果，像传闻里那样，白衣蹁跹，头戴花环，沿着溪水往住处走，溪水涓涓，溅湿他的袍角，他并不理会。一只小梅花鹿跟在他身边，时而停下来嗅闻路边花草，抬头见人走远了几步，又蹦蹦哒哒跟上去。
倏尔他到了自己一手搭建的宅院，在门前溪水里洗了果子，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他饮了小半瓢山泉水，坐在藤编的垫子上倚着一块晾晒蔬果的青石歇息，小鹿安静的依偎在他裙边。
微风起，落英缤纷入了满怀，香气氤氲随着花瓣盘旋，吹到漫山遍野去。

—————BE结局止步于此—————

现在是幻想时刻！！！！

HE结局（主要是为了我女后半生的福）：

姬发拨开密密匝匝的树叶，倚在树干上喘气歇息，这山不高，奈何太过蓊郁，遮天蔽日的，路也弯弯绕绕，他一番找下来已是大汗淋漓。只是看他生龙活虎的模样，一点不像传闻中那驾崩前缠绵病榻的武王。
那天送了殷郊离开，回宫后他便抱着睡得安详的孩子默默流泪，却在他枕头底下摸到一截薜荔藤，他愣了一瞬，想到王幾附近只有一座山上长薜荔，旋即欣喜若狂，这应该是殷郊给他留下的线索，他果然没有忍心抛下他！
他当即连夜想了计策，一年里把诸事安排妥当，在叔旦无可奈何的表情中撒手人寰，随后换上农夫打扮踏上了寻殷郊的路。
赶了好几天路，终于在这天晌午摸进了山深处，放眼望去，若隐若现一座群翠环抱的小院落。
姬发心里一颤，整理了下仪容，尽管他现在这身打扮并无什么整理的必要，随后激动得往那里去。

院子周围零散载着几棵花果树，门前几丈远处流过一条清浅小溪，点点落花飘落，随着溪水而去。结满藤蔓的院门半掩，轻轻推开，便看见朝思暮想的人背对着他在院子一角的蚕架旁往里铺新鲜桑叶。

“敢问仙子，鄙人新来此处，能否讨仙子一碗水喝？”

那人转身，乌发如瀑流动，日光透过斑驳树叶落在他额间，如宝石闪烁，映衬得他眉目愈发秾丽似仙人。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他一时看得呆了，那人见此，略略低眉颌首，浅浅一笑。

还想弄个HE版本的番外，啊没错就是为了开车

End Notes

发哥是在哄骗纯真美好的亡国公主😏😏😏他不是真心的，他是真的有点疯病😏为了把老婆弄回来不惜ntr自己，爽了对头，自损八百，这样会没老婆的😏

武王哥：如此祸水，只有孤能制得住，先不杀，睡了再说。

发哥锐评自己：他就是见色起意！他就是这么虚伪😏！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